

本土文本

绘图
瞿滢

搭 桥

(小说)

□段国圣

“又是谁的电话?”

傍晚我收到陶亚丽发来的几个微信链接,都是如何保养和调理的健康知识,也有一些关于被治愈的病例和国外的报道。我无心打开,这类信息看得太多了,反而弄得自己无所适从,不知道哪个专家说的是对的。我将这些信息一一删除。陶亚丽对我的关心也就变得无足轻重鞭长莫及了。本以为陶亚丽不会再打电话给我,未曾想到,手机铃声响起的那一刻,上午出现的那个号码又再一次出现了。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接通了。

“我买了一盒深海鱼油和一罐灵芝孢子粉给你,估计后天这个时候会到。”我感到陶亚丽的这个举动有些唐突了,她应该考虑到在这座已经充满了吴芸气息的房子里吃她陶亚丽给我买的东西吴芸会怎么想。显然是不合时宜!

“不需要。”我冷冷地说。“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

陶亚丽没有理会我的冷漠,说:“你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清淡为主,要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猕猴桃、香蕉、山楂、苹果可以吃一点,增加维生素,还有……”

“这个我知道,就不用你操心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说话会不会伤到陶亚丽,但我只能这样说。

这个时候,吴芸会练一会儿瑜伽,以往她总是在吃好晚饭后去瑜伽馆练习,自从她病倒后,她不去,在家里练。这会儿,她正把瑜伽垫子铺在地板上。

我脑子里开始有些乱象了,眼前好像晃悠了一下陶亚丽的身影,她微胖的身躯,急促的步伐,在超市里挑选她想买给我的补品,去快递公司邮寄包裹,然后骑着电瓶车回到家做晚饭陪孩子做作业,偌大的一个城市,我不知道她居住在哪一隅,以前她让我接孩子总是叫去学校接,从不让我去她家。听一个朋友说,她很忙,不过打扮得还时髦,好像还是单身。

“哪来那么多的话!”吴芸用脚踢了一下地上的毯子。

其实刚才陶亚丽在电话里又说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清。
“好了,我要……洗澡去了。”我挂断了电话。
吴芸伴随着平板电脑里播放的音乐和口令开始练她的瑜伽。
我发了一会呆,挪了一下有点发麻的腿,瞪眼看那玫瑰花,发现叶瓣上那晶莹剔透的水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晚饭吴芸做了几个可口的菜,说要给我营养营养,我真想小抿一口,当然是痴人说梦,家里仅有的几瓶酒早被吴芸送人了。吃好后,我和吴芸聊了一会儿天,说了一些医院的见闻,也谈到了关于死亡的话题,吴芸摆了摆手说,不要再说这些了,说点其他开心的事。于是我给她讲了一个笑话:说一天有一家

人要来客人,妈妈烧了一碗红烧肉,叮嘱孩子,等客人动了筷子你再吃,孩子记住了。谁料那客人刚刚坐下,突然有急事被人叫走了,端上桌的红烧肉一块也没有动,孩子着急地拦住客人说:你动下筷子再走嘛!后来这孩子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吴芸听完后咯咯地笑出声来,我也嘿嘿地笑。

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又响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是陶亚丽打来的!我在肚子里骂了一句难听的并嘀咕着:这人怎么啦,是存心来添乱的吗?

我没有犹豫便使劲地按了一下关闭,可是三秒钟后铃声又再次响起,如果再不接,恐怕会弄巧成拙,我干脆扔下手机愤愤地说:“又是陶亚丽的电话!神经病!”吴芸刚刚洗完澡,披一件真丝的浴衣,腰带还牵在手里,圆润白净的肚皮露出肚脐眼,灯光下她的美丽愈发光彩照人。

“接呗。”吴芸扣上了腰带。

我只好作出很不情愿的样子重新抓起了电话。

吴芸让我把脚缩一缩,她坐到我身边。

声音那头开始有些嘈杂,一会儿才安静下来。陶亚丽大声地说:“你不要搁电话,我还有话对你说……她不在家吧?”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我的语气当然是“冷若冰霜”。我没有把手机贴在耳边,而是拉开了一点距离。

“萍萍下半年就初中毕业了,她想考艺校,她说她想学雕塑。”

“雕塑? 什么雕塑?”

“你先别问这个,我已经给她报了名,老师是市美院的教授,水岸花园的那个雕塑就是出自他的手,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学费比较贵,一年要好几万,我想你应该有责任承担一部分吧。”

我有些气恼,歪着脖子对着手机吼道:“不能总是迁就她,她要天上的月亮,难不成还要我给她做梯子?”

“别激动,别激动,你千万别激动,你也是知道的,萍萍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天赋,其实现在学有些晚了,要是当初……如今她一心一意地要学,我们应该鼓励她,孩子是脆弱的,何况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关爱,她是经不起打击的,万一……”

“万一,万一我死了,难道她也会死?”我的话充满了怒气,更不近乎人情。

“不要激动嘛,别忘了你才刚刚搭过桥,你的心脏不能再受刺激了,我只是跟你先通个气,关于钱的事又不是不好商量,你先有个思想准备,孩子也想得到你的答复……别忘了,快递明天就到。”

这会是陶亚丽搁电话的电话。
我转过神来的时候,发现吴芸把两只腿高高地跪在茶几上,一朵低垂的玫瑰恰好趴在她的脚背上,好似小鸟依人,柔媚娇艳,而吴芸正在专心致志地修着指甲,她已经好久没有时间没有修指甲了,指甲盖上还添了一朵小花,它是那么的好看,我真想捧起来轻轻地吻一下,但是,我没有。(下)

张影房间,他没有醉,但他不想给张影日后留下伤痛,他很纠结。

从内心说,徐阳欠她一份情,这辈子他都不会忘。他的文化公司几乎一夜之间倒闭,广告公司、印刷厂、销售客户上门讨债,走投无路,他想到张影。张影问他需要多少? 35万。当天张影就把钱打到徐阳卡上。徐阳抓到救命稻草,缓过气来。后来徐阳打官司追回了一笔钱,如数还给张影。这么多年来,徐阳觉得人其实就是一片无形的海,深不见底。他跟张影已站到海边,他不想前行一步,他怕风浪把他们卷走。

徐阳到酒店是朱老板送的:“你别走,就在门口等我信息。”

“知道,你放心。”朱老板回道。发好消息,张影出来。张影望着他:“去冲一下。”

他把手机甩到床上,漫不经心的样子,而后脱掉衣服放水冲澡。张影用浴巾擦头发上的水,徐阳的手机响了,她看了看,上面显示朱老板。

响了几声,张影抓起电话喊徐阳,徐阳问:“谁的电话?”

“张影说。”张影说。
“你接一下,没事,我马上好。”徐阳叫张影接电话。

“喂。”张影一开口,对方就喊“徐阳呢?”

“徐阳在卫生间。”张影说。

“你赶紧叫他下来,他爸晨练回来被车撞了,我在楼下等。”朱老板语气很急。

张影一听浑身发抖,心怦怦地跳,使劲喊徐阳。徐阳目瞪口呆。

“还愣着干吗? 快回去,处理好告诉我。”张影催促他。

路上,徐阳骂朱老板:“你个混蛋,专出馊主意,什么谎不好说,非要拿我爸说事!”

海 边

(小说)

□王海波

其文静。吃完饭他们加了微信好友。他们两个城市相距不远,开车个吧小时,但有约未见。渐渐的张影想去看海的愿望没那么强烈了,她只在微信里偶尔提提,心存美好不当真。女人容易当真。

起初是徐阳跟张影聊天的,他每天发个图片或者早安早上好。寂寞中的女人需要抚慰,这个徐阳懂。张影的情况徐阳摸得一清二楚,张影怨他:“你光让我说,可你的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徐阳发了笑脸搪塞。张影不肯罢休:“如果有一天,我特别特别在乎你,你搞不好不喜欢我了,我遁入空门也来不及啊!”

徐阳很甜蜜:“怎么会呢? 没有那一天,除非我爱不动了。”他总是让她感动,让她的心一点点融化。张影幸福死了,想起来温暖美好。也有时,徐阳发个早安,到第二天再发个早安。一久,张影就生气,语气生硬:“你不把我放在心上,唤醒了,我又对我置之不理,我体会不到你的疼你的爱,我不要你物质上给予我什么,我只想我心里有我。”徐阳解释:“我这些天太忙,理解点好不好?”他一哄,张影不过多计较。

徐阳在文化馆工作,县里配了工作室给他,让他潜心创作。文化馆派上用场的人不多,徐阳人缘好,经常被馆里拉郎配,人手不够就喊他。南黄海笔会报到的那天,徐阳在乡镇参加演出,张影三点就报完到,徐阳靠六点半才回来。他在酒店门口看到张影的,张影朝他招手,他也朝她招手。一年多没见,张影已不是原来的张影,嘴上还叼着烟。徐阳笑了,笑得极不自然。

晚上徐阳在一家人酒店招待张影。张影说她还有个姐妹能不能喊过来,徐阳说好啊。徐阳喝多了,张影心疼,说怎么不控制自己,伸手没拉住他,一个跟头摔倒了。徐阳

埋着头:“没事,一会儿就好。”

张影说:“要不去房间躺躺?”

徐阳坐在地上,摆了摆手:“不了,你陪姐妹先回吧,我明早来。”

张影立着不走,手上捏着支烟。

这时酒店朱老板出来了,徐阳和朱老板无话不谈,朱老板操着徐阳店里走,对张影说:“他经常这样的,你们回,歇会儿我送他。”

她回到房间心里不舒服,言行中她感觉徐阳并不喜欢她,她相信自己的判断。张影翻来覆去地想,但她还是担心他酒多了难受。

张影也喝醉过,陪一个诗人,她就喝了一杯干红。

徐阳每天早晨四点多起来写作,能写到八点,这个时间段没有人打扰他。但今天他设置了闹钟,七点响了,他打电话问张影:“在干吗?”

张影叹道:“想你。”

徐阳回:“我马上过来。”徐阳本来也可以住酒店的,他跟报到组说没必要,家就在附近。酒店是原来政府招待所,改制卖给私人,道路、景观、绿化、内外设施重新改造,增建了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真是散步、赏景、小憩的绝佳之处。加之地段好,老板人头熟,生意特别忙,不提前打招呼,订不到房间。

张影知道徐阳到了,门虚掩着,徐阳返身关了门。张影头发蓬松着,裹着睡衣,窗帘密实,灯光下,四目相望,徐阳揽住她的腰,把头靠在她肩膀上说:“去洗吧。”

楼道里有人走动,边走边敲门边喊,吃早饭啦! 徐阳知道这一层都是笔会的。张影关上卫生间的门,水流声漫了过来,徐阳闭目和衣躺着。聊天中他们爱得死去活来,见了面他突然改变了想法,昨晚他从酒店回去的路上还在想现实与理想之间有差距,他本来完全可以去



江海文学

民间写真

南 瓜

□宋一枫

外婆从自留地里摘了些洋扁豆和茄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很大的南瓜,还没进门,就喊着二舅:快来接一下,太重了。在秋天的庄稼地里,南瓜尤其显得肥胖而壮实。应该是野生的吧,爬在麦秸和玉米秸码成的柴堆上,一个金黄的大南瓜带出一串嫩黄的小南瓜。柴堆脚下的土壤是肥沃的,没有积水,也不会干旱,正好适应南瓜生长。

在我看来,南瓜很像是没爷娘收管的“野小官”,沟边、路边,黄豆地、茄地里,只要有点空隙之地,藤蔓便恣意疯长,以致把其他庄稼都压在它身底下,似乎有些霸道。

外婆几乎每天都能搞一两个南瓜回来,堆放在屋前的廊瓦下,大大小小站成一排。我分别给它们取了名字,那个最大的,胖胖嘟嘟,我管它叫“二舅”;略小一点的,个头长些,是“三舅”;这个南瓜的表皮上有些坑坑洼洼,它是“二姨”(二姨小时候出过天花,没有及时就疹,留下了一脸麻子);而那个叫“小少爷”的南瓜,留着一根长长的瓜藤,像她的辫子;剩下的一堆小南瓜,它们就是表弟和妹妹,“我”就是那个长得最帅的,青黄的皮,细细长长。

几天之后,南瓜由黄变红,色相极其诱人,就连“我”也变成了红黄色。

于是,我天天都吵着外婆要吃南瓜粥。我喜欢甜食,因此我特别想吃,但是外婆不让,她说过两天。好不容易熬到了后天,我费了很大的劲把“二舅”拖进了屋,甚至把菜刀都放在南瓜旁边,可是外婆还是不让,还说过两天。如是过了好几个“两天”,我恼火了,问外婆到底要多少个“两天”才可以吃到南瓜粥呢? 外婆说,这次真的过两天就烧给你吃。为什么? 今天是霜降,过了今天,南瓜被下过霜就甜了。

那天,外婆一大早就把舅舅和娘姨们喊了起来,队上要开早工拾棉花,家里只剩下我和小姨。外婆交代小姨,把南瓜放在最里面的那口最大的锅里煮好,等她回来就烧南瓜粥吃。接下来,小姨走到哪我就跟到哪,我提醒了好多次,外婆叫你烧南瓜。直到小姨把南瓜洗好、切好,放进锅里加上水,坐到灶前点上火,我才放心,背上书包去上学。

我中午放学回来,我直冲到灶间,揭开里锅,锅里是空的,洗得干干净净。我吼道:“番瓜粥呢?!”外婆过来,从中间的那口锅里端出一大碗还冒着热气的南瓜粥。我连筷子都没拿,直接喝了。

江海新韵

懂 你

(散文诗)

□赵勇进

忽然间,蝉鸣被珍藏了,还未觉得,与之相伴的夏天越行越远。秋声四起,都是一些轻吟浅唱的小歌手,远没有知了狂放高歌的豪迈、率真。季节转换频道,常常不露声色。

你守在长亭边,默默无语,无关夏天退场、秋色迷人。只有我懂你,风雨里、阳光下,你都一样初心不改,遥望远方,等待狂下一场万籁无声的流星雨,等待架起一座流量万千的彩虹桥。

然而,季节总是我行我素,在一个个时间节点上,留下印记。雪,从冬天的屋檐下飘过,一不小心沾在窗棂上,变成冰凌。只有我懂你,坐在红泥小火炉边上,品着一壶陈年米酒,点亮整个屋

子的温暖。雷,从门前的小路上滚过,很刻意很生硬地潜入水道,化作潺潺的声响。只有我懂你,铺开三尺宣纸,将外边的杂乱的音符,梳理成颇具韵味的正楷王羲之的草书。

光阴,属于我们的仅仅一星点儿,鱼儿畅游、鸟儿翱翔、人儿呢? 其实,人生的精彩,可以是爬上高峰的威武,也可以是长亭里一曲婉约。季节在轮回,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圆,而人生是直线,错过了再不相见。

人生与季节相交、相切、相离,是命的选择,更是运抗争。在生活的日常里,季节像一个球,人生的线一直系着。在季节的变换里,是被纷繁的生活牵挂,还是轻松手放飞快乐。

无论如何,我都懂你。